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一战成名,用来形容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最为恰当。83年前,整个中华民族,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都记住了平型关大捷,记住了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。

1952年,中国发行了一组邮票。其中一张上印着八路军从平型关前凯旋的场景,这是由摄影家沙飞拍摄的战地照片。

打完这场战斗,这支部队去了哪里?又做了什么?今天,我们走进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,寻找当年那支部队的足迹。

10月1日,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,这面战旗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。纵观连队90多年风雨历程,它的历史用一句话可以概括: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走进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——

寻找胜利的密钥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 特约记者 海洋 通讯员 詹丽红

特稿

广为人知的传奇,鲜为人知的牺牲

7月24日,这个日子对九连来说,比过年还热闹几分。

这一天,是连队被国防部授予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”称号的第56个“连庆”。

往年,连队要会餐。大家聚在荣誉室,一起重温连队历史。退伍老兵也会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表达祝福。

今年的“连庆”,他们是在驻训场上度过的。只是简短开了个会,官兵们便继续投入训练。

沙场之上,连队官兵整装列阵,身后是数辆新型装甲车,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这面红色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“连队历史上的纪念日很多,每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。它们背后是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。”指导员刘天成一脸郑重地说。

此刻,站在沙场之上,看着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战旗随风飘扬,刘天成真切地感受到历史之重。

提及“平型关大捷”,对于今天的大部分年轻人来说,了解的只是写在课本里的标准总结——八路军出师抗日取得的首次大捷,打破了日军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但作为这支连队的指导员,刘天成明白,1937年的那场胜利来之不易——

“七七事变”后,侵华日军对华北进行疯狂进攻。其坂垣师团第21旅团及辎重队数千人,沿平汉路至平型关西犯。

八路军115师685团2营5连作为“突击连”,奉命在关沟以北高地伏击日军先头部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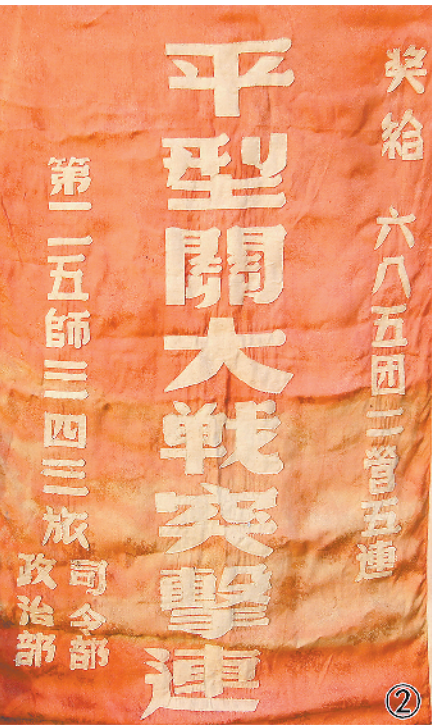
初秋,雨下了一夜。终于,拂晓时分,日军进入埋伏圈。接到“开始攻击”的命令,绰号“猛子”的连长曾贤生带领全连发起冲锋。

鲜血、残肢、喊叫……白刃格斗的惨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。据日本1973年出版的《浜田联队史》记载:“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……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,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,一片惨状,目不忍睹。”

战斗结束时,全连160人只剩30多人。凭一己之力刺死10多名敌人的曾贤生英勇就义。牺牲之际,他捂着伤口,仍然怒目灼灼,盯着死在他刀下的敌人。

这道目光,向死而生。曾贤生看见了敌人,看到了死亡,同时也看到了身后亿万人民目光中燃起的希望。在他眼中闪烁的,是胜利的曙光。

战后,连队被授予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荣誉称号。83年过去了,平型关烈士陵园



图①:阳光下,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的旗帜随风飘扬。图②:浸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荣誉战旗。图③:九连先辈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。图④:转型后,九连官兵驾驭新型战车驰骋在训练场上。

本组照片由詹丽红提供

里,白色墓丘与纪念碑静静矗立。这里,安葬着平型关大战时牺牲的264位烈士。

广为人知的传奇,鲜为人知的牺牲。

很多人觉得历史十分遥远,但是在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官兵心里,那场血与火的碰撞近在咫尺。

荣誉室里,每位新兵都会在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那面战旗前,听老兵讲述历史上那热血沸腾的一幕幕。曾贤生那道目光,永远镌刻在历史中,也印在连队每一个战士心中。

2015年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,连队战士周玉健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。

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英模部队方队300多人,我站在第一排第一个。正步走过天安门前,周玉健目光坚定。此刻,无数人注视着电视屏幕里这个方队。其中一道目光,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牡丹江畔。看到连队旗帜出现时,四级军士长徐强热泪盈眶。

徐强如今已经退伍。在那场阅兵中,除了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英模部队方队,他还记得那个缓缓驶过天安门前的抗战老兵方队。

方队中,几十名老兵白发苍苍,胸前戴满了勋章,他们中最年长的已经102岁。有些老人默默流下了泪水,这些泪水背后,是鲜为人知的牺牲——

“满眼都是伤员。当时医疗条件很差,没有麻药,也没有血浆,许多战士活活地死在简易的手术台上……”抗战老兵刘伯华忘不了平型关大战抢救战友时的场景。

当时,刘伯华在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所在的685团担任看护班长。战斗中,他带领全班20多名战士,从战场往下背伤员。

那时,刘伯华刚满18岁。在那场战斗中,很多和他年纪相仿,甚至比他还小的八路军战士,牺牲在平型关。

平型关大战永远值得我们铭记,不仅仅是因为那场胜利,更是因为在胜利的旗帜上,浸透着先辈的鲜血。

从胜利走向胜利,为人民奔走四方

“缅怀逝者,祝福唐山。”

7月28日,是唐山大地震44周年祭。当年地震中那些黑白照片再次出现在网络上,让人们陷入悲痛的回亿。

看到这些照片,“00后”士兵李康宁不由想起了一把军号——

冬日午后,天空阴沉沉的。李康宁被指导员带到连队荣誉室。刚来连队一年,就要和指导员这么郑重地单独谈

话,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些忐忑。没想到,指导员还没开口,先交给他一把军号。

“人们因为平型关记住了我们,但是我们连可不仅仅打了这一仗。”指导员告诉他,“抗美援朝、唐山大地震、大兴安岭救火……走出平型关,我们作为主攻连、突击连,吹响了3000多次冲锋号!当年,先辈们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吹响的那把军号,至今还被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。”

那是李康宁第一次触摸军号。接过军号时,他心里沉甸甸的。他明白,这把军号,不仅仅意味着历史,更意味着使命。

“冲锋号,是最难吹的一种号音。为了吹好它,我苦练了一个月。”李康宁的训练地点,在一个莲花池畔。寒冬腊月,一眼望去,整片池塘只有光秃秃的冰面。

在这里,李康宁第一次吹响了冲锋号。此后,他经常想象自己在沙场上吹响冲锋号的样子。

3000多次冲锋号,数十万公里行程。如果在地图上对这个连队的足迹进行标注,密密麻麻的点和线会让人眼花缭乱。

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,总能看到这个连队的身影。对于这一点,来连队不到一年的新兵任梦宇有自己的体会。

前不久,安徽阜阳的“千里淮河第一闸”王家坝闸泄洪,滚滚河水奔腾而

出。距离这里不远的阜南县田吉镇,是任梦宇的家乡。

看着电视新闻中,那些迷彩色身影奋战在抗洪一线,任梦宇想起连队抗洪的那张照片——

照片上,是1998年发生特大洪水时,连队官兵在月亮泡水库坚守的场景。

那年夏天,连队紧急赶往嫩江抗洪一线。一路上,大片农田被淹没在水中,只能看到零星的树梢和屋顶。这一幕,和今天电视新闻里的画面极其相似。

任梦宇今年18岁,已经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。他说:“很多先辈牺牲时,甚至比我还要年轻。”

连史93载,书写着这支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漫长征程。连队官兵奔走在祖国大江南北,从未退却。因为他们身后是亿万人民。他们用行动,诠释着“人民子弟兵”的含义。

从当年的大刀上,寻找胜利的密钥

春风和煦,阳光灿烂。透过新型战车望远镜,上士宁小林看到旁边的轿车疾驰而过。他和战友开玩笑:“说出来大家不信,我还没驾照呢!”

他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火。也许是命运使然,参军后,他在荣誉室看到了另一件旧军装。

听老班长讲了战斗英雄高如意的故事后,卜庆涛脑海中父亲和高如意的身影渐渐交叠。

卜庆涛忽然明白:一件旧军装,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件衣服,更是一群战友、一段岁月、一种使命。

今年,是卜庆涛来队第11年,他已经成为连队最老的兵。他见证了连队从机械化到合成化的转型跨越。可每次驻足在这件旧军装前,他都感觉自己是一个新兵,在聆听先辈的嘱托。

转型后,卜庆涛担任连队的射击技师。他时常加班学习新装备。新来的战友不理解:“班长,这么拼干嘛?你现在已经很优秀了。”

他沉默半晌,说:“我不想辜负身上这件军装,更不能辜负那一身身旧军装。”

在中华大地风雨如晦的暗夜里,平型关下那场胜利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。自此,“猛打猛攻、首冲敌阵”的突击精神刻进了九连官兵的骨子里。

如今,拥有了更先进的装备,摆在九连官兵面前的“敌阵”却没有消失。

战士鲁士斌床头贴着一张卡片,上面写着一句格言:“船的力量在帆上,人的力量在心上。”

面对时代之变,官兵们用凝聚在“大刀”上的突击精神破题。装备不到位,他们就自己改装训练模拟设备;转型节奏快,大家就加班加点学习新知识……

陷阵之志,成就胜战之师。前不久,旅里组织比武,车长卢栋鹏、驾驶员杨孟超夺得全旅第一。这份成绩,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。

从胜利走向胜利。大刀会卷刃,但刀锋上凝聚的突击精神不会。

荣誉室里,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那面战旗静静悬挂着。战旗无言,却用鲜血和历史告诉每一批官兵——

当你们成为真正的战士,就成为了胜利的密钥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第782期

上士卜庆涛第一次来荣誉室,已是11年前的事了。

荣誉室不大,中厅正门上方,挂着一面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的金色牌匾。

每次走进这里,卜庆涛都觉得走进了历史:玻璃框中悬挂的战旗,底色已在岁月中斑驳;展柜里,那些黑白照片和旧报纸,那些奖杯、奖状静静陈列着。

这些物件都有年头了。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连队。卜庆涛先是端详了一下荣誉旗帜,而后驻足在一个展柜前。那里面,整齐地叠放着一件旧军装。

这件旧军装,是特等战斗英雄高如意留下的——

1949年,渡江战役打响。

高如意率领6名战士,摇着一艘名为“海州”号的木船,冲向长江南岸,率先抢占江防阵地。

战斗中,高如意手臂中弹。战斗结

把军装“穿”在心上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

束没多久,来不及取出弹片,他就奔赴朝鲜战场。这个弹片,在他手臂里留了将近20年……

归国后,高如意谢绝上级挽留,退伍回到老家河北行唐。他只留下一件军装,在连队荣誉室代代相传。

高如意生前在行唐的家,和荣誉室一样很有年代感:一个大土炕,一个旧柜子,几把老藤椅把不到30平方米的屋子占得满满当当。

房间角落,放着一口木箱子。打开箱子,朝鲜战场的留影、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、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时的大合照映入眼帘……这些泛黄的照片仿佛在告诉世人:这里住的不仅是一个普通老人,更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。

这样塞满回忆的箱子,卜庆涛的父亲卜亮堂也有一口。箱子里,存放着卜亮堂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时穿过

的军装。

当初,卜庆涛之所以选择当兵,就因为这件旧军装。

他还记得,自己10岁时因为好奇,偷偷打开那个神秘的木箱,看见了里面别着军功章的旧军装。

顽皮的卜庆涛,戴上箱子里绣着五星的帽子,得意洋洋地给父亲看,却被狠狠教训了一顿。

“等你长大当兵了,我再给你。”当时,



荣誉室内,特等战斗英雄高如意的军装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。索超群摄

时空对话